

评论

一本讴歌农民的好诗集

——读《李景亮新诗选》

□ 何思玉

李景亮是一个多面手，他对商丘的新闻、文艺工作都有着杰出的贡献，著述甚丰，成果累累。最近，他又出版了一部《李景亮新诗选》，承蒙送我一本。我如获至宝，展卷诵读、吟咏，读他的新诗选如饮甘泉，如酌醇糟，令人欣喜，使人陶醉，佳作迭出，美文联翩，情不自禁脱口而出：真好文章也。那么，《李景亮新诗选》好在那里，美在何处呢？窃以为，这部《李景亮新诗选》有以下亮点，值得圈点，可以击节赞叹。

首先在于这个《李景亮新诗选》的底层性、平民化。读者初读《李景亮新诗选》有一个错觉，认为这是农民诗人王老九的创作吧，出现在诗集中的人和事，几乎百分之百的是农村中的村夫、村妇、青年、媳妇，几乎没有一个股级以上的干部，清一色的农村中的底层人物。农村、农民、庄稼、牛羊等，成为这个《李景亮新诗选》的全部内容，真是情纯如水，没有用闲杂人员掺和，好像诗集门上印着几个大字：这是农民家，其他人最好不要进来。这真可谓“老农在此，诸神退位。”这个以农为本的底层性决定了这个诗集的乡土性、泥土味、乡音性、乡愁感。

农民好哇，广袤几万里，上下几千年，谁也离不开农民。这里的农民，大多是从生产劳动的基层大众，是他们的汗水，滋养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。这些人的牺牲精神、奉献精神，是这个民族、国家的生存基石。这在《李景亮新诗选》中占据几乎百分之百的篇幅，在优秀的诗作中，《老农李今朝》、《洗补衣裳的老大娘》、《赞劳模》等篇感情最为炽热。

《李景亮新诗选》为什么几乎全部是讴歌农民的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李景亮本人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，生活在劳苦大众之中，血液里流淌着农民全部基因，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源于他是农民的儿子，他是农民的一分子，他长期生活在农村，当然热爱农民啦。农民的生活，农民的习惯，农民的语言，他都烂熟于心。农民想的什么，以什么为乐，以什么为忧，在他的诗篇里都有精彩的反映、生动的描绘。众所周知，我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，农民对土地的爱，对牲畜的关怀、爱护，对生产工具的珍视都是深入骨髓、融化在血液里，也即是说，农民和土地和耕田的牲畜，耕作的农具有着天然的不可须臾缺失的浓郁深情，热爱土

地如同热爱生命，关怀爱护牲畜如同爱护自己的子女，正如艾青的诗句所说的那样：“为什么我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！”在这方面《遭遇暴风雪》、《夫妻夜话》、《饲养员赵老河》最为突出。《夫妻夜话》是一首回肠荡气的诗篇，在行文走笔的诗句里，《夫妻夜话》的内容不是卿卿我我，肌肤之亲，而是关牛、驴有没有草料。农民爱护牲畜的感情跃然纸上。这种感情是一致的。把这部新诗选当作讴歌农民的诗集是当之无愧的。

《李景亮新诗选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通俗性、可读性、谐趣性。他是为农民立传，为农民而创作的，操的是农民的口语，传达的是农民的感情。这部新诗都是大白话，没有一首是拗口难懂的。它的语言表达的通俗性和它的讴歌农民形象的思想内容是一致的。其中有些篇章还充满诙谐之趣，例如《甩鞭》、《赶会》把农民在劳动之余的精神生活、技能、技艺活龙活现地描绘出来；《绣花女》、《种菜工》两首诗表现便尤为精彩。人们日常生活必须吃菜，但种菜是需要技术的，虞城县便是重要的全国蔬菜基地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吨的蔬

菜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。《绣花女》描绘绣花女的心灵手巧，可以说是“巧夺天工”，诗人描绘绣花女的娴熟技艺写道：“描上金秋丰收景，景色宜人如画，画上大车小农图，车轮滚滚运庄稼。”据史载，在我国元明时期，商丘地区的“雕绣”居全国之最，宫廷之服饰，戏曲舞台服饰，大部分都是“雕绣”制品。“雕绣”不仅仅是睢县之产品，它是商丘地区几个县的代称，因之“雕绣”实际上是“高绣”的简称。

《李景亮新诗选》大部分篇章创作于1960年左右，时间上自1959年，下延至1963年左右。众所周知，这几年是国家“多事之秋”，政治、经济、农业、农村都有“左”倾印记，生产、生活多有困窘之处，但是在《李景亮新诗选》中却鲜见“左”倾印痕，也无有困难生活的反映。所有的篇章都是对生活的讴歌，对未来的希望，对祖国的信心、对党的信任，对领袖的热爱，表现了中国人民不怕困难、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这个集子是新诗集，全部是新诗体，没有一首是旧体诗。新诗和旧诗不同之处在于形式的自由，韵脚的开放，平仄的不拘

因之新诗要想写好并非易事。在我看来，形式愈是自由，韵脚愈是开放，平仄愈是不拘，这诗愈是难写。在大白话富有诗韵之美，在类似散文中旋律汹涌，这是需要功力的，常言说：“功夫在诗外”就是指的这种功力吧。写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一个工业生产中的小故事，此事和新诗有一点联系，这种联系是偶然性的，也是机缘巧合，上一世纪我国自行车行业有一次评比，当时自行车行业有“飞鸽”“永久”和“凤凰”三大品牌。在这次评比中“凤凰”牌自行车落选了。“凤凰”牌自行车厂厂长说，我们这个“凤凰牌”自行车有一种类似于大诗人郭沫若诗歌的内在旋律，在外观上是看不到的。果不其然，经过几年的实践，大众认可了这位厂长的说法，“凤凰牌”自行车风靡全国，成为三大品牌之首。这种内在的旋律是一种艺术修养、艺术造诣、艺术功力，在平淡中见真力，在散淡中见深邃，在随意中见魅力。千万不要以为新诗好写，以为顺口溜、数来宝、唱快板便是好诗，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，写好新诗是需要真学问、真本事的，读《李景亮新诗选》之后，我对此更深信不疑了。

值得期待的诗歌盛宴

近日，从山城重庆传来消息：由文化和旅游部、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国家级文化活动——第七届中国诗歌节，将于2023年在河南举办。河南省诗歌学会微信群、中国诗歌网等媒体也报道了这则消息，并且被爱诗的小伙伴们竞相转发。



郑剑

这无疑是在河南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！是一场值得期待的诗歌盛宴！

第七届中国诗歌节的主办权为何会花落河南？每一位河南人都能说出若干理由。诸如河南出诗人，有诗和远方；河南山清水秀，是人口大省；河南历史悠久、文化底蕴深厚等等。但是，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在河南能找寻到中国诗歌的源头活水！能寻到中国历代诗词名家的足迹。几千年来，中国的诗词大家在中原大地留下卷帙浩繁的诗篇。河南不但有古代诗歌的土壤，还有当代新诗的氛围。

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首要位置的《诗经》，里面的许多篇章就诞生在河南大地。其中第一篇《国风·周南·关雎》吟唱的爱情故事，就发生在河南境内的古黄河岸边。有学者统计，在这本总共只有305篇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中，与河南有关的作品达100余篇，占总篇目的三分之一。

“若问古今兴废事，请君只看洛阳城”。洛阳作为13朝古都，诗歌的河流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流淌，从南北朝时期范云的“洛阳城东西，长作经时别”，到唐代诗人李贺的“洛阳吹别风，龙门起断烟”；从唐代李益的“那堪好风景，独上洛阳桥”，到宋代邵雍的“人间佳节惟寒食，天下名园重洛阳”，千百年来，歌咏洛阳的诗人璨若星河。

“无开封，不宋词”。已有4000余年建城史的开封，曾为8朝古都。宋时的东京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，有着“琪树明霞五凤楼，夷门自古帝王州”、“汴京富丽天下无”的美誉。历史上歌咏过开封的诗词名家有蔡邕、蔡文姬、阮籍、崔颢、王安石、欧阳修、苏轼、晏殊等诸多载入文学史册的人物。

《诗经·硕风·玄鸟》中说，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”。公元744年（唐天宝三年），诗仙李白拿着唐玄宗赏赐的银子，一路往东。在洛阳遇到了比他小11岁的诗圣杜甫。两人一见如故，相约“梁宋游”。从汴州到宋州（商丘），一起吟诗喝酒、游玩打猎。宋州是当时的水陆交通要冲，是中原地区仅次于洛阳和汴京的繁华都市。名满天下的李白，初出茅庐的杜甫和仗剑游侠、长期居于宋州的高适三人相会，一起登高赋诗，留下文学史上的千古佳话。李白“一朝去京国，十载客梁园。”在宋州为题，入赘蔡家，并留下千古名篇《梁园吟》。尔后，各路大作，如雪片飞来。

2019年8月，商丘终于有机会再续诗缘——成功举办了“第22届黄河诗会”。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名家行走在豫东大地，吟咏商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各行各业发生的巨大变化。尔后，各路大作，如雪片飞来。“黄河诗会”成为河南诗歌界创出来的一个名叫全国的诗歌活动品牌。近年来，省文联、省作协、省诗歌学会还在巩义举办杜甫故里诗词大会，在新郑举办白居易故里诗歌文化季，并经常开展诗人作品研讨会，组织诗人深入生活，开展采风活动等等，不间断地延续了河南诗歌的优秀文化传统。规模初具的河南诗人队伍，以诗的语言和形式记录了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辉煌成就，留下众多的时代篇章，显示了诗与时代的共同进步。

值得期待的2023年第七届中国诗歌节，将为河南诗歌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，将促进中原诗群的快速崛起和成长。可以预言，国内外的诗坛大院云集中原，共襄盛会，河南必然会出现更多的像苏东坡、王绶青、塞风、李清联、王怀让、马新朝、张鲜明、耿占春、杜涯等一样的、卓有成就的诗星！

郑剑出鞘

诗风

立冬

□ 宋立民

立冬是春的序曲
唱给柳枝或者花蕾
你说左耳是风入松
右耳是雨霖铃
我说孤独的牧羊人
从不孤独
声音欢快如万鸟归巢
想念每个冬日的第一场雪
晶莹地舔着黄河古道
屋顶是错落的年糕
姑娘们围巾鲜红

睫毛晃动细小的冰柱
想念自己做的煤球
烧红两个人的夜晚
把玉米窝头
烤到焦黄而流油
豆粥和一小碟
杞县的酱萝卜
加一杯酒
煦煦如阳春
我们小到如同两滴水
在雪夜喂马劈柴
周游世界

“物壮则老”，正是此等概括！

文化之旅，从来都是历经阵痛，是一条不屈不挠的抗争之路。接着，我仔细瞻仰了画中的一堵墙长的“历史墙”，有感继光抗倭，有史可法抗清，有岳飞“还我河山”的慷慨激昂，也有义和团痛击八国联军的惨烈悲壮……

文化的发展，从来都是与政治、经济血肉相连。临了，我仁立伟人塑像前，心潮澎湃。中山先生，是他提出“天下为公”实行三民主义，这才有了辛亥革命的胜利！毛主席建立新中国，将国号定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真正将权利回归人民！

当我离开文博园，回望老子塑像，在蓝天白云下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老子的思想，如同这长河，流经千年的坎坷，依然川流不息，涌入长江，汇入大海。

——“道可道，非恒道；名可名，非恒名！”

“道”不尽的文博园！“道”不尽的千年文化！

洪河源头我的家

□ 余世乔

乡土

诗二首

凭吊白居易墓

□ 张在福

己亥春，吾与家人偕老友张家修夫妇，应邀赴洛阳观牡丹。潇洒尽兴。临终，为酬宿愿，便登山拜谒白居易墓。

是日，风清气爽，行人如织。抵山麓，跨溪桥，扶护栏，拾级而上。达山腰，老友仰指一崖处告之曰：“此乃白墓也。”见一梯形捷径，势须攀崖而上。惜吾年迈力薄，且右瘫有卅，颇犹疑。所幸老伴扶持相助，经牵枝后促，奋力攀登，终临墓园。

墓园者，实为卧山腰、类乎球场大小之埧坦也。居中为冢家，冢前立石碑，碑文为“唐太子少傅香山白文公墓”。字迹硕大，清晰可辨。周遭为碑林，多为古近名人之撰联。间有东瀛、新加坡白氏华裔之题辞。蹒跚有顷，吾与老友辨识碑文，沉吟推敲，终了然于胸。再而瞻，冢座庞大严整，护林吐翠挺拔，碑石栉比俨然，蔚为壮观。此乃大唐诗魔白乐天之陵寝也。

沉思之，千年古人，不为碌碌浮尘淹埋，而为历代仰慕尊崇，何哉？

冥冥间，恍惚琵琶女、炭翁迎面走来。倏而，似春风送唱：童子解吟《长恨》曲，胡儿能唱《琵琶》篇。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壮矣哉！白乐天，乃千古不朽之诗人也！

及返商，仍思绪万千，爰为之赋诗二首，摘其一于下，以示襟怀：

久慕山香溢满襟，偕妻邀友始登临。
路遥坡陡攀崖上，埧坦碑直骋颂文。
泉咽似听琵琶女，风寒犹忆炭翁身。
恍惚千载金佛立，面善心忧伟一尊。

访古隆中

己亥秋，吾与老伴造访古隆中。
古隆中者，乃诸葛亮隐居处，亦为刘皇叔三顾茅庐之地也。历史悠久，享誉中外，且以卧龙名世，久为古今贤俊后之仰慕。今得以造访，堪为平生之幸矣。

先期抵鄂。翌日，即古历八月二十，由邀吾之至亲陪同，从襄阳其居驱车至郢区，直抵隆中山脚，遂步行山南卧龙冈，于疏林内茅庐中，即临诸葛亮卧处也。

举步攀登。初，迎面竖立“躬耕陇亩”之碑石，碑石旁立一躬耕亭。此乃自比管仲、乐毅好为《梁父吟》者之地也。复前行，黄叶铺地，古木参天，遥见仙门外雄立两尊铜像：一者赤颜美髯，佩剑而立，彬彬有礼者关羽也；一者苍须又股，挺胸展腹，虎虎生威者张飞也。其近旁，侧立一匹紫铜骠，犹昂首振鬃长嘶着。夫妇近前，待游人散去，童心未泯，遂助力老妪跨鞍，吾兀自执辔，聊为一乐耳。

至中门，门额“古隆中”三字硕大醒目。左右楹联为：“三顾频烦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”侧门匾联为：“澹泊明志，宁静致远。”观之思之，油然而生敬意。

过草庐亭，达三顾堂。堂前“两表酬三顾，一对足千秋。”主旨典雅，赫然入目。堂内陈设琳琅，古遗羽扇纶巾书画盈室。至此，吾仿佛观到一位智者：正襟危坐，鸿论天下，纵横捭阖，左右逢源。犹闻：“将军既帝室之胄，信义著于四海，总揽英雄，思贤如渴……”其语势滔滔。可谓：掌上无一卷书，胸中百万兵者也；而刘皇叔则频频颌首——此乃卧龙先生之隆中对也。

继而，又至天下奇才馆，隆中书院，隆中塑像馆……仰观仙苑整体，皆依山而建。紫气升腾，庙宇草庐俨然。正所谓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信然。

尔后，翁姥在古皂树下稍息、盘桓，又亲临古隆中六角老井。彼者历尽沧桑，周围斑驳，然水清如镜，深可探底。临终，退思良久，游兴未尽，而诗兴勃发，聊以七律记之：

不计年庚不载时，悠悠岁月自心知。
台前古朴彰三顾，临阵呈书出二师。
洗耳恭听隆中对，卧龙偏吐鼎天辞。
手摩殿宇躬耕尽，唤取双肩匡复祠。

我的家乡余寨是豫东黄河故道南岸一个普通的村庄，这里是洪河的发源地，也是《虞城县志》中记载的：明朝万历年间，黄河决口时郝、党二壮士舍身挡水的地方，后人于此立将军庙以示纪念。

2005年10月我的长兄余世忠，将自家的良田置换原址的坡地，联合村中几位德高望重的村民成立了将军庙筹建委员会，决心重建将军庙。消息传出，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广大群众的支持，其间几位委员的辛劳自不必说，长兄为此还背负了一身的债务，直至2014年才还清，《将军庙传奇》一书曾记述了长兄的甘苦，在此我无意为我的父兄歌功颂德、树碑立传，但他们和千百万百姓一样，善良的品格、宽阔的胸襟、勤劳的秉性，永远让人尊敬。

有人说：黄河两岸出响马，洪河源头强人多。“出响马”，只是听说过，“强人多”也没有多少体会，但这里的百姓淳朴、勤劳、善良、可亲、可敬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刚记事时，有一位护堤的老人，如我辈均称呼他为二爷，后来才知道是我爷爷的叔伯兄弟。大堤向阳的半坡处，两间用土坯堆成的茅草房，是他生活起居的住所，一张农村常见的撑子床、几件简单的生活用具，便构成了他的全部家当，用简单至极形容，似乎最合适不过，但他护理的堤段，从堤根至堤顶，恰如南方人经营的梯田茶园，从春到冬随季节变化呈现出层层不同的颜色，煞是好看。从此路过的人大多喜欢在此歇歇脚，二爷总是热情的捧上一碗带有土腥味的黄开水，供行人解渴，偶遇饭食时间，不管你愿意与否，总希望让人一起品尝粗糙的饭菜，那份真诚、坦率一如至亲至交，不容推辞。

昔日的洪河两岸都是白花花盐碱地，几乎不长植物，只有柳树条和一种不知学名的草，乡亲们称他为碱哪絮子，一条小渠两侧布满绿色的絮，每个絮约一厘米长，摘下一个擦去上面的浮尘，对着阳光一照，有透

明的感觉，像是一个个碧绿的翡翠吊坠，只是细了些，用开水焯一下，加点盐醋相伴，便是一盘不错的美味，如果再滴上几滴芝麻油，放在嘴里细细品味，更是妙不可言。

每到冬季，盐碱地也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在老人的指导下，将地上的芒硝堆一起，放在废桶，破缸等大的容器中，用水搅拌，澄清，烧沸，盛在饭碗或脸盆中经过冷冻成型，便成了粗糙简易的土肥皂，进入腊月，拿到集市上去卖换几个小钱，买上几个糖糕送给年迈的奶奶，便落得下一个孝顺孩子的美名，同时私下里换几个糖角，也满足一下自己的口欲。

孩童时代的盐碱地，现已被改造成产金奉银的聚宝盆。而今双鬓染霜，驻足于此，想昔日游玩、戏水的情景历历在目，而小伙伴们却各自于南地北为生计而奔波，物是人非，唯有洪河源头水，春风不改旧时波。

夏日的傍晚，常呆呆的、脚东头西，趴在将军庙西侧的大堤上，痴痴的透着孩童般的股股傻气，望着洪河源头上面的天空，看无尽的蓝天、悠悠的白云、翱翔的雄鹰。现在想起来颇有王维“行到水尽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意境，那漂浮的白云，一会像是驰骋的骏马疾驰而过，一会像牧童鞭下低头啃草的群羊，一会变成粗屋厨房升起缕缕炊烟，一会变成田间地头两位手托旱烟杆促膝长谈的老人——云卷云舒间，一任你放纵想象的翅膀，勾勒奇妙的画卷。

黄河改道前的大堤像一条结实的铁索将桀骜不驯的黄河水牢牢锁住，保两岸百姓免受黄灾之苦，而今她又像一道绿色通道，扮靓着周边的村村寨寨。堤脚根的沙土也是一付良方妙药，惠济了一代代村民。过去没有现在的尿不湿，谁家的孕妇生了孩子，总是去堤根刨一箩筐沙土，用铁锅炒熟或在太阳光下暴晒，然后装在尿布袋里为婴儿垫屁股，松软舒适，干燥除湿。

儿时村里有谁家添丁增口，总是

天下

“道”不尽的文博园

□ 曹昊

农民起义，繁华转瞬即逝，如过眼云烟。不仅百姓遭受战乱之苦，刚刚建立的封建专制文化也毁于一旦！其中阿房宫，三百里，拥有“赵燕之收藏，韩魏之经营，齐楚之精英”，结果让项羽一炬，可怜焦土！

早就听说文博园中最美的，要数立体复制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时值清明，汴京郊外。一溜驮队正从远方缓缓而来，小桥边一只舢板拴在树旁，几户农家小院散落树丛。有一队迎亲队伍由北拐过，新郎官骑着枣红马，花轿装饰各种花草，轿后还有脚夫挑一担鱼肉，一路吹吹打打，鼓乐齐鸣。

进了汴京，来到街市。房屋鳞次栉比，商铺林立。有绛罗绸缎、珠宝香料的专门经营，也有看相算命的走街串巷……三教九流，摩肩接踵，川流不息。

好一幅盛世景象！结构严谨，繁而不乱。殊不知，此番繁荣早已“福兮祸之所伏”。当时宋徽宗“诸事皆能，独不能君”，根本不懂得“不自见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”，以致军力懈怠，城防涣散，终于有了靖康之难，繁华的汴京沦为异族，徽宗本人也惨死他乡。

在封建社会，文化总是盛极必衰，这也许就是所谓的“历史周期率”吧，如老子